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八回 晉齊吳楚話行蹤 雪月風花聯舊社

話說李貴同周鳴岐走到林管家院裡，聽著房內有人說話，像七十四的聲音。便縮住腳，不肯進去，轉先到他外邊客位暫坐，留下鳴岐，自己單身進來。可不是七十四，正合林管家說請客的事。原來是賈茂將大觀園工竣，又值牡丹初放，稟了賈政，便合王夫人說了，定下三月十二日，遍請各家當日在園結社的姊妹來頑笑幾天，以消春晝。叫七十四傳於管家，著他派人挨家去請。七十四說完了，才要回去，卻見李貴進來，又說了兩句閒話。

林管家對他道：「我曉得了，等我開了單子，請過示，再差人去。」

斷不誤事。老弟替我先稟一聲。「七十四說道：」是！大爺是長輩，這樣稱呼便外待小姪了。「林管家娘子聽了，說：」好個會說話的乖嘴！我這裡拿點心，你可吃個去。「七十四說：」我等不及了。

大娘若給姪兒點心，等姪兒拿回去慢慢吃罷。「林管家娘子同林管家都笑了，拿出兩匣餠餠，兩包果子，遞與他。七十四連忙接了，說聲：」多謝！「便就走去，回賈政的話。

李貴這才向林管家道：「老阿哥，你諸事看我們老弟兄的分上，替他擔待一二罷。」便對周瑞的家裡道：「姐姐你看，這孩子做的可像件事？持刀逞凶，已不可恕，又把林大爺用話村辱，你還不求一求，這事如何下得來？」林管家不等周瑞家裡開口，便先說道：「周嫂子已說了半日。但這件事須得包老大不說什麼才好。他是中堂得用的人，閒時露一半句，我們不回明，便都有不是了。」

李貴道：「這事我已慮到。」便將進來時與包勇說的話述了一遍，林管家道：「如此，這便好商量的了。那個小子還在門上嗎？」李貴道：「我已帶他進來，因七十四在此傳事，留他在客位裡。可著人叫他裡邊來。」

林管家便著跟隨的去叫周鳴岐。不多時來了，進門他娘說：「你這個孽障！怎麼不知好歹到這田地？連林大爺都用話得罪起來！你要尋死，還不快給你大爺磕頭請罪嗎？」鳴岐就跪下去磕頭。林管家拉住，說道：「你酒大了。這有什麼要緊，你可起來。但你為著何事與包老大如此尋釁哩？」鳴岐把鄭子富背地話告訴了。周瑞家裡道：「原來是這忘八羔子撥弄口舌，怪不得跑到我那邊，嚇得那個腔兒！幾乎不把我一家人，一一若非林大爺肩膀寬一一就折散了。我可氣不過他！看我不與鄭華家的鬧一場，我便不是個老婆。」林管家娘子道：「這事尚未了結，你又要生波，尋根問源，我們如何替你瞞得？依我說，大伙兒忍一忍，省點事罷。」李貴道：「林大奶奶這話著實有理。周嫂子快別枝上添枝，又去生事，」說完，周瑞家裡就一聲不開口了。

林管家道：「我們同到前頭見包老大，把這話講開了才是事。」

李貴便帶著鳴岐一同到門上來，林管家也照著李貴的話，大同小異說了一遍，包勇道：「林大爺所見甚是。我已不介懷了。」

大家只求省事為高。「林管家道：」還是包兄弟量寬。你還不過來替包大爺磕頭，陪不是嗎？」李貴拉著他，替包勇陪了禮。包勇連忙也還了一禮，說：「我們是一殿之臣，這事說過就完了。」

好兄弟，你可別要懷在心裡，再生別事。「李貴說：」這是再沒有的。包老弟諸凡看我們老分上便是了。「就做了一揖，包勇當即回禮不迭。這件事方才完了。大人家這樣事也難枚舉。

過了一天，林管家開了請客單子，請了示，著人挨家請了。

彼時甄寶玉放了荊關木稅監督，關杰升了浙江臬司，皆帶家眷赴任，李紋、李綺不在都內。愛姑身上不自在。喜姑才得了兒子，辭了不來。巧姐在家住著，不用請。探春也先兩日來了。

喜鸞、喜鳳皆說臨期准到。薛宅的數位通不辭，寶釵也預先接了寶琴來，多說兩日話。

適值賈蓉新得衛輝府知府，來京引見，替賈政來請安。

待酒，又忙了二日。漸到了初十以後，禮闈於初九揭了曉，回府，與賈蓉盤桓了一天，自赴衙門辦事。

再說大觀園，本為元妃歸省修造，後來奉元妃命，諸姊妹在內居住，培植的十分齊備。春花秋月，飲酒賦詩，真個是四時有不斷之香，八節具長春之景。有長短句備載這園中的好處，聽我道來：

寒隨臘去，暖逐春歸。晚色拖金，曉容綴玉。漠漠香浮，豔覆文君之市；遲遲日麗，紅欹宋玉之牆。興高而畫閣敲棋，春困而綠窗倦繡。牆兒外，金勒馬嘶，徒留歌管；院裡邊，玉樓人醉，誰戲鞦韆？迨至蕤賓應律，節屆天中。映階榴火，笑倩烹茶；貼水荷錢，愁將沽酒。浮李沉瓜，小閣未知暑退；調冰雪藕，畫船轉覺秋來。露凝十里之香，雷送千峰之雨。槐午未移日影，竹簟一枕羲皇。若夫天香飄於雲外，桂子落自月中。秋水淨而寒潭清，遠煙凝而暮山紫。花陰露重，群瞻香滿水輪；竹影風涼，忽聽聲飛玉笛。元亮釀中而醉菊，龍山落帽以登高。而乃道行南陸，水始凝澌；愛日烘窗，朔風布野。刺繡五紋，驟添弱綠；吹葭六宿，爰動飛灰。衝寒山意舒梅，待臘岸容催柳。寶鼎煙濃，黨太尉開樽興遠；壩橋花發，陶處士跨蹇情高。真個是：

海中仙樹玉為林，天上明河銀作水。

園中有這些好景致，眾姊妹住著時，日日歡笑，詩酒唱酬。

探春昨日到此，才有感觸。現已修整，仍復舊觀。

到十一日，王夫人又差人去請薛家的媳婦，愛姑身不爽快，辭了不來。香菱、邢岫煙十二日早起就先過來，喜鸞、喜鳳隨後也到。這日，花襲人因有事來見賈茂，無意中也來了。李紈、寶釵接進眾姊妹，王夫人叫平兒管理酒席，當替王夫人請了安，眾人共行過禮。探春、寶琴、巧姑皆走來，通見過。喝了茶，就在王夫人房裡吃早飯。將午，才大家走到園裡來。

花襲人見府中有客，賈茂在朝不能回來，便要辭了家去。寶釵待襲人最好，又因賈茂祭西嶽途中遇雨，在襲人家裡住過，襲人相待親熱，遂常到府中來往，寶釵見他要去，便說道：「我這裡今月宴客，你該替我張羅，怎麼倒要家去？二奶奶照應酒席，你不肯園中去，何不幫二奶奶替我們做點什麼，不好嗎？」襲人連聲答應，便不要走。史湘雲要養靜，也辭了不來。

探春同眾人由角門到了園中，因牡丹盛開，便在瀟湘館先去看花。只見布幔高遮，花欄修整，池中各色牡丹十分爛熳。說不盡姚黃魏紫，國色天香。賞玩一會，便到蘅蕪院。轉回來在怡紅院中，又賞牡丹。歇了歇，便從小橋繞出回洞，到假山來。一路新經收拾各處，花竹繽紛，亭榭歷落，迥非那次光景。此日又值天氣和暖，無不歡悅。在山上逛了會，便到大觀園正廳上來。

王夫人年紀太高，懶於遊玩，向李紈、寶釵說道：「你二人陪著姊妹逛去罷！到吃飯時我再來。」說了，便沒同行。此時眾位來到大廳，只見廳內桌上擺著攢盒，十六個糕點碟子，一樣兩席。

玳兒、小倩、進祿新添的丫頭，隨著麝月、愛兒，用蓋鍾沏上茶來。探春、寶琴等隨意用了些點心，喝了杯茶。

寶琴道：「今年的牡丹怎麼這樣好？」探春道：「這牡丹是茂姪兒栽的，人傑地靈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」邢岫煙道：「三姐姐這話很是，我也是這樣想。」寶釵便向探春道：「妹子，你在南邊走過，那裡的牡丹也是一樣嗎？還是另有別緻。」探春道：「芍藥是維揚著名，若牡丹，初則洛陽，如今惟曹地為盛，所以有『曹國夫人』之號。閩浙一帶，非無此花，然亦未遇異種。如古人所說的綠牡丹，我卻沒曾見過。」喜鸞道：「我在山右野谷中，見過一種野牡丹，滿山遍地，就像廣東山丹的樣子，無處不是。五色相間，恰也有趣。但花朵不能甚大。」寶琴道：「我到過瀟湘一帶，惟見斑竹，這樣花我卻未見。正是白往南邊一回。」

喜鳳道：「蘇州奇花最多，皆是人力造作，像這牡丹，年底便開，雖是早占春光，然無天地自然的生趣，終是矯揉，不能耐久。」

李宮裁道：「我性愛竹。君山的竹，想必別有鳳尾的奇處，妹子可細細的說我聽一聽。」寶琴笑道：「你又來執意了！竹子是

一樣的，有甚異處？瀟湘因淚痕著異，不過多則各樣皆備，風過一種瀟疏之致，令人神移耳。」李執道：「妹子，你說的是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子，你到福建，離台灣不遠，說台灣有四季不謝的花，可是真嗎？」探春道：「台灣遠隔重洋，我卻未到。但那邊風土，我曾經細問過衙門中派來漿洗衣服的人，大概知道。」

其地卻實在有好處。「香菱道：」三姑娘，你說與我聽。我是最愛聽故事的。「

探春道：「台灣為海中孤島，形似彎弓，街市以外皆海。其東則大琉球也，西為小琉球。界灣之外有沙堤，名為昆身。自大昆身至七昆身止，起伏相生，狀如龍蛇。大棕頭、海翁窟為外障，北株尾、鹿耳門為門戶。船之往來，皆由鹿耳，此大略也。俗重生女，不重生男。男則出贅於人，女則納婿於家。凡耕作皆婦人，其夫轉在家待哺。人無姓氏，不祀祖先，亦不自知其庚甲。

性好殺截人頭，洗剔之以銅箔黏之，供於家。遍身刺文，則紅毛字也。手帶鐲頭，或金銀，或銅錫，多至數十雙。用標槍取物，百步內無不中。人皆跣足，其走如飛。土官有正有副，隨其支派，各分公廨，有事則集。小番則供役於外。果之美者為羨。味敵荔枝，越宿即爛，難致聞地，我未嘗及。次則波羅蜜、芭蕉子、石榴、橘、柚、檳榔、椰子等物。花則莫如四季錦、邊蓮，而芒、桂、梅、桃、拒霜、刺桐之類次之，所少特牡丹。別樣山樹，人有不知其名者，亦可異矣。山無虎，但有豹，從不噬人。

其地多蛇，而內山尤大。又一種蛇，能起地，比人高，則人撲；遇之者取土擲起，呼曰：「我高！」蛇即翻身仰臥，舒足盈千；人必散發示之曰：「我多！」蛇遂收足伏地，人即取身衣帶斷之，呼曰：「我去矣！」蛇遂死。一異種也。有澎湖，為台灣出入所必經三十六嶼，自廈門至澎湖，水色如黛，深不可測。

風順僅七天半水程，一遇台颶，則事不可知。舟子有望風上候之法。澎湖無水田可種，皆以彩捕為生，今則成樂土矣。設一巡檢治之。「

眾人聽了，皆以為奇，喜鸞便將蘇州的三塘及虎邱、觀音山等處古蹟說了一遍。寶琴正要說九嶷洞庭所見的風景，忽見麝月說：「太太來了！」眾人便起身接出。只見王夫人同著平兒、襲人，一路說笑著，走到廳前，迎著眾人便道：「天已午錯，你們也餓了，可吃飯罷。」探春道：「還不餓。」李執道：「也該吃了。」說著，進了廳。王夫人便叫擺飯。貴兒、麝月答應了，遂著新來的丫鬟去端飯。此時柳家年邁，柳五兒嫁了葉忠，不願出去，即派他襲他母親的職，在廚房管事。進祿、小倩、翡翠等端了兩桌酒碟，叫小廝們拿著到廳外，他們接了，放在桌上。

眾姊妹各按年紀坐了，聞小姐、月娥等替李執、寶釵、平兒告了坐，他倆在各席前斟上酒，也告了坐。王夫人便叫他倆同坐下。此時月娥是一品夫人，聞小姐也是二品命婦，家庭間不論爵。

大伙兒飲了數巡，端上菜來，未掌燈，就吃了飯，撤了傢伙。寶釵叫麝月、小倩烹了一壺茶來喝了。眾人同到王夫人房裡，又說有一個更次的話，才各自歇去。

次日，賈蓉要起身回河南新任，到西府來辭行。賈政叫賈璉帶著賈藝、賈濂同送出城去。賈茂朝中有事，賈蘭、賈環要上衙門，皆未得送。

這日是十三了，寶釵回過王夫人，要擺酒，仍在園中邀眾姊妹再頑一天，做個詩會，以繼當日之盛。王夫人許了。吃早飯後，便回到園中來，把昨日未到的地方皆游了一遍，便繞到稻香村來。

值賈政不在軒內，逛了會，仍到怡紅院、瀟湘館看回牡丹，才同到正廳上喝茶。又說了會閒話，寶釵道：「咱們空談，豈不怕花月笑人？況當年結詩社，何等興趣，難道今日有幾歲，便托年紀，說是筆墨久疏，可不令人齒冷。」探春道：「姐姐的意思要怎麼，何不說明了？誰敢不遵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妹言太重了，我不過欲繼往日盛事，消此春晝。何敢強不知為知，令人無不遵依呢？」

寶琴道：「看姐姐的意見，是要做詩了。咱們大家議一議，就再結詩社又何妨。」邢岫煙道：「這可有鹿肉烤得吃嗎？」寶琴笑著說道：「嫂子雖沒鹿肉，有螃蟹也好。」眾姊妹通笑了。李宮裁道：「你們再結詩社，我仍站舊一席。」平兒道：「我不如當日二奶奶的才情，尚做得詩來，做起句。我遵太太命，同襲人姐備酒席去就是了。」說完，便同襲人起身回後去。

香菱道：「我的詩是那一時偶爾學的，此刻生疏了，恐不能做。可怎麼樣好？」李宮裁道：「舊例內可添一條新例，如詩不成，冷水一碗，罰他研墨。」眾人都說好。喜鳳道：「可得先擬了題再做。」寶釵道：「擬題便太板了，如無規則又難遵循。依我的意見，將牙牌寫了詩題、用何體、何韻，通裝在一古瓶內。

該著誰，用箸夾出，點上三寸香為度，如不成者即罰。不知可合作否？」李宮裁道：「此議甚妥。但誰先誰後，又費安排。不如把名字也裝在一筒。抽著名的再拈詩題，這便公了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稻香老農議得好！」寶釵道：「題目不要太難，亦不必過於隱僻。我輩日在風花雪月中，即以此四種做題，各分體制。可好？」

眾以為是。

只見麝月、愛兒等各丫鬟將文房四寶在各人面前擺列端正，中間另設一席，是李宮裁抽籤分題的去處。又喝了一杯茶，李宮裁道：「我就掣名簽了。」抽出一根來，是個「鳳」字，喜鳳便道：「我日站頭籌了。」李宮裁道：「等我拈題。」即在瓶內取出牙牌，是「詠風得人字五言截句一首」，玳兒忙點上香，喜鳳道：「你忙什麼！」遂即沉吟了一會，寫出詩來，香也才完。只見他寫的道：

詠風得人字

天籟明無跡，江聲暗度春。

馬嘶醺未醉，芳草遍遊人。

寶釵道：「好！」李宮裁便掣出簽，是個「釵」字，這該寶釵了。取出題來，是「詠雪七言截句集唐一首」，玳兒點上香。

寶釵援筆就寫，香未盡，詩已完了。紙上寫著：

詠雪集唐七言截句一首

柳韉梅芳何處所，禁城春色曉蒼蒼。

已欺曹國麻衣淺，更入盧家妒玉堂。

眾人看了，皆道：「寓意深遠，別有雋妙。姐姐天才，真不可及！」

李宮裁早抽出一個「巧」字簽來，巧姐走接詩題，乃是「詠雪得窗字七言近體一首」，香早點了，巧姐忙做出詩來，香已將完。

詠雪得窗字

泉流熯熯水淙淙，結夜彤雲酒力降。

寒不侵簾春滿室，潔能輝座曉明窗。

東泉屐齒初晴印，西寺鐘聲過午撞。

村叟小橋驢背去，遠溪來牧笛無腔。

喜鳳道：「巧姑詩學大進了，如何全是村景？」李宮裁道：「詩隨境成。巧姑在城外住，自然有此高致。」眾人齊聲道是。

便又抽出簽來，是個「月」字，該是月娥了，詩題是「詠花得香山一七吟體，限用舊制。」月娥道：「別位姑姑皆未做，我如何敢先？」李宮裁道：「香已點了，掣誰是誰。你快做罷，不必謙了。」月娥即拈起筆來，寫了一首。

詠花仿宋人一七吟體

花，摘錦，鋪霞。

邀蝶隊，聚蜂衙。

珠璣姪女，寶髻宮娃。

風前香掩冉，月底影交加。

綠水名園幾簇，青樓大道千家。

謝傳金屏成坐嘯，陳朝瓊樹不須誇。

學稼褚先生舊制，無不歎其博覽。李宮裁早掣了個「探」字簽兒，便向探春道：「該三妹子做詩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見獵心喜，我早已技癢。可是什麼題目？」李宮裁道：「是『詠月七言律得秋字』。」探春即據席寫道：

誰於身外借前籌，可讓元龍百尺樓。

閱盡關山同此月，坐看星漢最宜秋。

含輝應節冰輪滿，流彩極天一色留。

柳綴金時梅帶玉，開樽結伴喜重遊。

寶釵、寶琴齊贊道：「即景遣意，不讓古人。我輩當擱筆矣！」李宮裁早抽籤在手，卻是「琴」字。題仍「詠雪得君字，七言近體一首」，玳兒才點上香，寶琴即口吟道：

傳聲向曙到窗聞，小閣龍涎畫鼎熏。

未控暖簾寒亞我，任居塵舍潔於君。

千秋人事真團絮，六出天工喜擷雲。

有約尋梅何處好，松花滿碗且論文。

吟罷騰出，眾人同聲贊好。李宮裁剛抽出「菱」字簽來，題是「詠風」，仍得香山一七吟體，又限舊制。香菱尚未接題，只見貴兒、碧娟捧著酒盒前來，是王夫人送與他姊妹的，稍潤詩腸，再行覓句。李宮裁道：「太太怎麼想的到？這時正該敬一鍾，以助興哩。」當即擺開酒盒團坐了。飲夠數巡，探春道：「別忱誤了菱妹子詩興，咱們把這局完了再飲何如？」寶釵道：「很是。」

就暫撤去，仍整詩牌。香菱見點上香，便忙寫出一首舊詩來：詠風用香山一七吟體風，氣散，力雄。

靜生動，虛轉通。

虞弦解阜，列御行空。

陳詩採自史，設卦巽為宮。

四大無形無色，眾竅自西自東。

明月溫涼皆伴侶，花竹向背不相同。

吟完，香已盡了。李宮裁才要抽籤，邢岫煙道：「這可該著我了。」

恰好是「岫」字，題是「詠花得來字五言近體一闋。」岫煙詩才最捷，香未及半，四韻已成。寶釵拿著，高吟道：芳園勤灌溉，嘉植厚培栽。

經雨參差發，隨風次第開。

色因殘雪飶，香逐早春來。

盡興重開酌，誰輸道蘊才。

寶琴道：「嫂子詩才便徵老境，小妹拜服。」岫煙道：「好姑娘，別叫人顏汗了。」